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愛棠毛 昇增參
男 埭 堉 校

僖公六

經 庚寅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杜解介東夷國也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按介國今山東膠州西南○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違盟天子大夫敗不書公會日抄翟泉周地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貴未必俟為譏如凡例之云按翟泉今古城在河南洛陽縣東[illegible]○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杜解魯縣東南按今山東曲阜

照東南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餼故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按經書蔡人傳無名氏杜以為微者非也蓋傳闕文〔補注〕秦伯罰其大夫鹿琪蔡大夫下杜以為至非也從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孔疏〕鄭無拔晉之狀此會鄭人不至故謀伐之

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正義〕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互發之杜所引昭二十三年叔孫婼折邾人之言蓋周衰禮廢晉之卿剝為卿不會公侯前可以會伯子男以證其義[illegible]之私[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傳所云者皆史例可

天子之卿大夫皆書王人杜以書王人為盟故非也或謂周制天子十二年一巡狩盟諸侯于方嶽之下故秋官有司盟之職珠盤盛牛玉敦盛血壇壝主日月方明祀山川皆舊典也是天子猶與諸侯盟況下于乎則翟泉之盟無嫌犯上矣乎

謂不孫凡不協而盟盟者相與歃血告於明神誓無虞詐諭盟則神禍之也天子盟諸侯於方嶽之下命諸侯自相盟誓耳非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王賜以騂旄之盟亦猶是非謂天子亦與諸侯歃血也凡但子王子天子之卿大夫士皆不與盟尊王朝也今列國大夫奉伯主之命上盟王臣此春秋所未見故諱公以正晉文之罪義在貴晉其餘皆非所及以齊人爲叛者非也自成以前列國之大夫皆不以名見大夫猶未强也

秋大雨雹爲災也

胡傳雹者戾氣也僖公即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此爲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以事見
守往來無
服猜疑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解】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聆或通鳥獸之情疏云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元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今介是東夷因其土俗有知者

【經】辛卯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解】瑕立踰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按以圍鄭無功不以觀物告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徙半別公僑過兩大夫如京師七如晉二十八背始於卅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杜解】齊背晉與因

天子獄史也其牙爪可目武子綝假門外絕不得通孔駭事於獄中下二子此忘有深策

[illegible]成竟同謝[illegible]

[illegible]字泄元註而元咺窟[illegible]日見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酖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寗俞觀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

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雙玉曰瑴公本與衛同好故爲之請。瑴音角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距已故賂周冶。

廑晉糗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寗莊得見雖得請于王非殺咺及職

則不得入經所以不書歸自京陳方雖志在求入而非以討罪則爲殺其大夫而已取之死在衛侯未以之先猶將因殺

以罪衛侯知殺叔武番史所無孔予不能倉也。適丁歷反、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

服卿服將入衛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宮讓傳見

武子忠謙到怨切深厚虐雖甚主之怨二因之怨皆可消釋國有忠臣何事不成

元咺訟君之罪大矣。況歸立瑕乎。然皆晉侯爲之也。受元

咺之訟。使變而爲逆臣。伸叔武之冤。又益之以二弟。昔日

釋提出無跡於晉升條理於各也復伏[illegible]間之根[illegible]云生平情[illegible]盤此觸出

文云通勢折人魚[illegible]乘謀[illegible]月字[illegible]覓

衛殺盲殺者衛而所以致此者皆晉爲之此說衛侯於周使歸怨於王從魯侯之請欲市恩於魯然襄王於晉文胸中有主請隨不許折其不臣之心釋衛遂許之杜其殺同列之計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在今河南新鄭縣北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中牟縣南氾音凡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狐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縋直偽反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謂秦越國以

蓋云使子犯之謀行則鄭亦有不利但文公新伯猶貪過之不欲犯也一時見得[illegible]

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疏云。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理與李本通用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謂惠公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按焦瑕今河南陝州[illegible]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疆地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損也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擊秦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謂秦穆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鄭穆公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

待命于東晉北界鄭石用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

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皆僖公所以立

楚師既敗鄭即服晉踐土之盟溫之會兩度伐許鄭皆與焉鄭何嘗叛晉哉楚自城濮之後斂用不出原未有與鄭爲成之事而翟泉之盟偶一不至即以爲口實而謀伐之春遣將以侵之秋復合二國以圍之誅討無禮者其實而貳楚者其名也晉文反國而思前怨鄭衛曹三國爲甚于曹則執其君分其田于衛則囚其君殺其臣皆做得盡情而於鄭請盟之後了無餘事因而不慊於心此乘秦以圖勢必如曹衛而後得報其從前無禮此其志也秦雖

猶嫌文嬴晉得快婿故納節候乎等思識城濮會踐士于

溫于翟泉無役不從晉侯自衡雍策命後威福由已其寵遇于天子得志于諸侯穆皆親見之忌心已不可遏晉侯伐鄭獨與秦偕其實昏姻之好已離也燭之武說破秦伯之意言亡鄭于秦無益有害其最得力處在行李往來數語蓋秦伯有志東略主盟中夏東道主三字正中膈肺又以前日之晉一證既啓其雄心又動其夙怨秦伯闇之覺從前無役不從大非爲已之策因與之盟藉鄭好也且爲之戍圖中原也自此秦晉交兵七十餘年晉失秦援反增一敵秦師暴骨殽遇生靈非均失策哉末叙鄭公子蘭事不忍與國宗國晉人不奪其志使之待命於東皆有古人之風焉鄭人逆蘭爲太子而求成于晉可知鄭本服晉此

象傳一層
說獻功一層
作收

行殊可不必也。此歸結全篇以發明聖經罪晉之義。鄭穆卽此一事。主鄭祀者、非穆而誰。左氏凡為人立傳、必于其根本處說起。至穆公奔晉之由、及所以得國、皆于卒時敘明。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歜、[illegible]上聲。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鹽虎形、以象武也。按象德獻功、分書之者、疏云、五文也、獻猶旌表之也。吾何以堪之。

天子享諸侯之禮、而魯用之享賓。此與歌湛露、形弓同。故周公言己不敢當、而魯之失禮自見、杜解既不甚明、而孔疏誤引周官掌客王巡守主國之君供膳百官從者之禮。

。遂致傳旨全晦不知昌歜歟即醢人所謂昌本是也嘉穀形鹽即籩人所謂白黑形鹽是也王者祭祀賓客皆用之諸侯不得僭也。

諸侯但朝王所王遂使三公兼冢宰者下聘霸主兼及與朝之列侯周室陵夷極矣周公爲天子大臣卿命至魯亦自知其非禮乎齊桓之霸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晉霸之不如桓也豈一二數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隱桓以來王臣聘魯者凡六皆不報聘也。周公至而襄仲往見尊周有人。諸侯不敢肆然公不親行非禮也。聘周聘晉皆初事也。襄仲兩事兼出傳著一初字于聘晉而周言將不言初晉重於周也傳蓋體經遂字之義。

衞叙詞法相
此

經 壬辰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杜註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牲也猶三望猶者可止之辭○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自為其子成昏按前五年伯姬朝其子勢必大七歲至此閱二十七年則極已三十餘歲猶昏其之娶衰妻也○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按今直隸開州有顓頊城

傳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杜註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按重地名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文仲不青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乘之西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或疑晉侯既執其君○安得復分其田○況魯無功於晉○安得

分田及魯則取者以兵力取之也非也公羊謂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耳非十八年公追戎至濟西則濟西本魯田而爲曹侵得者傳曰盡曹田言盡所侵魯田歸之豈盡以曹國之田與魯哉晉侯主盟諸侯正小國疆界非以私怨之故亦非以魯有功于晉也或曰城濮之役曹田早畀宋矣不知前此特激楚之怒耳及曹衛復而田亦俱復歸其君而奪其田無是理也鄉出必書經不書文仲者趙氏曰晉大夫疆理曹田以分諸侯文仲至分田處受之非以使禮如晉故不書於經濟西田說者疑非曹地鄭漁仲曰魯之濟西比曹北比晉傳必有據矣　傳云分曹田又曰盡曹田拜曹田正反托經一取字之義張氏曰無王命以正

河洲曰乃不如書爲不瀆已之辭也故雖郊之細亦郊之屬祭人不得於此要得於彼則是猶三望者仍未忘乎郊之謂也

驅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杜〕註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孔〕穎達祭必十日之前豫卜四卜郊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啖氏助云郊皆用辛且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卜三辛皆不吉則不郊卜至四非禮也卜郊卜郊日也傳云常祀指郊言魯之僭郊已久而爲當祀矣不必卜其宜郊與否而但卜其郊之牲與郊之日也牛卜日曰牲旣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卜典慢實輕祭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郊者王者祭天之名禮行於郊故曰郊郊有二一爲報反之祭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大司樂祭天於圜丘皆冬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

一、論祈穀之祭在寅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桓六年傳云、啓蟄而郊。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孟春者、夏之正月。啓蟄則正月之中氣。朱子謂漢太初以前啓蟄爲正月中氣、故二月初旬卽寅月中氣之時。乃周之四月也。禮惟報反之郊爲大。記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祈穀亦稱郊者、以行於郊耳。其重非報反之比。董子曰、魯郊不于日之至、避王室也。故魯但僭祈穀之郊、而未嘗僭報反之郊。啖氏已言之。朱子閟宮詩亦采其說。乃雜記引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不知可以者、泛言極禮不可以證魯用日至之郊。明堂位曰、孟春、魯侯祀帝於郊。王氏炎曰、此夏之孟春。不從鄭註子月之說、則魯郊之、

爲祈穀明矣而或云宣三年正月郊牛傷不郊猶三望使
牛不傷則正月郊矣正月而郊則日至之郊也非也正月
但卜牛耳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用之四月郊則
正月當卜牛叅并謂卜牛此月郊亦此月也望行於郊後
魯既不郊故先時而望遲速任意此宜三年成七年同爲
牛傷不郊而一望於春一望於夏皆失禮之甚也如以卜
牛之時即爲郊時何以定十五年牛傷至五月而郊哀元
年牛傷至四月而郊乎然則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實月又
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皆不足據也
望祭名望而祭之也春秋云三望周禮云四望鄭司農以
日月星海爲四望杜預釋左因以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

爲三望。按書曰望于山川。又曰望秩于山川。則望祭自主山川。無所謂大神也。但天子望祭謂之方望。五嶽四鎮四瀆。無所不通。不拘以四。四望之說。僅見周禮。先儒以爲四類之訛。是也。公羊謂祭泰山河海。其說可從。汪氏曰。三望者。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或謂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是魯地。有取鄭康成祭海岱淮之說。不知河非魯境內。故經以僭書。以爲可已而不已也。若但祭封內山川何爲書。張氏洽曰。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于閔。書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非禮也。左傳隱公問羽數于衆仲。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以不

以以對皋鼬之盟祝鮀言魯衛所賜纖悉畢備何于最大者反不及子家駒對昭公明言皆僭天子禮若果王賜于家敢面斥之耶非特此也周公閔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辭不敢受甯武子來聘賦湛露彤弓而曰敢干大禮可見魯僭尚未甚久議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皆無述王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大禮王使止之亦魯自僭耳說本陳氏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杜註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按清原今山西稷山縣西北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

曲沃武公受一軍爲晉侯至獻公爲二軍文公城濮之戰作三軍是年冬又增置三行儼然天子六軍矣至此又廢

鬼神二句就祀相之不杞鄫二句就帝邱言不可以閒就成叔武用三字爲

三行作五軍靈公元年又廢二軍復三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孔疏、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子角代立秦廢爲庶人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杜解相夏后啓之孫居帝邱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邱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

衛遷帝邱避狄人也晉文狄十二年有昏姻之好敵于狄懿之而小國遂不勝其殘　惟有定識者乃不爲鬼神所惑武子忠貞其輔成公卒爲令主遷于帝邱不滅文公中興至戰國時嗣君更號爲君猶守濮陽濮陽者帝邱也

至秦始皇徙封元君於野王驟而帝郎始失何止三百年乎此卜爲不驗矣有以左氏爲秦時人者可據此正之

鄭洩駕（杜解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惡公子瑕（文公子）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經（癸巳）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卒子繆公蘭立）○衛人侵狄（杜解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文公○子襄公驩立）

傳二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杜解晉大夫）報之晉楚始通（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洞）

自僖十九年宋襄圖霸楚始與夏盟其後宜申來獻捷而楚大夫始通中國至於晉則絕不與通者至此與楚平以

空中埋伏

卜偃已了然秦師過我下爲逆叙杞子作案伏筆者看大創術收前驰坐觀而

盟主而與叛國交可乎駸駸乎爲向戌交相見之漸矣傳特書之蘊世變也　春秋始與秦皆爲中國患然秦可乎而楚必不可乎平秦足以禦楚乎楚則無王矣文公志驕而怠致有此失後之構怨于秦而置楚不問使楚得援秦以敵晉皆此乎基之也

夏狄有亂衞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衞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杜解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疏云殯于西庢亦下棺于地抗爲窆棺槨諸侯五日而殯據經文公以巳卯卒而明日都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窆彼驗反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解响呼叩反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杀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治方進兵稍劫脉入手而按右隨之無一得股若俱買其東西兩北小小缺於猶未是以虛其前妙插氏將此段宜入下物矣蹇叔老見然有卜偃先見用陪知殽之士下用伝敵以深抓秦證

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戍杞傳見集自秦起由不在骨）穆公訪諸蹇叔（秦大夫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按遠主指鄭）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居說勞師千里既無所成必不肯空手而歸所以誡滑此語何料得精審按悖心謂一時悖諫之心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不特鄭備晉亦知之）公辭焉（不受其言）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世族譜以孟明爲白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疏云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按補正淮南子以中壽爲七十與此文義合）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秋鑿殽即今之澠谷關按今河南永寧縣北有殽山）殽有二陵焉（大阜曰殽）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

於[illegible]千萬人將[illegible]堅兒殺而[illegible]險猶烏隘也

殺之開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張云何休云其崖險隘一人可要百文必死是關險故其深余收爾骨焉秦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

師遂東

此爲滅滑敗殽張本當進下二篇讀昕力爲蹇叔也春秋凡講信修睦不忍殘民構怨者聖人予之蹇叔之言聖人之所予者也穆公不用兵連禍結夫子錄秦誓一則爲悔過用人之法一則爲愎諫棄師之戒左氏體此義故處處歸法蹇叔而此一篇首段秦師欲東其謀甚閟而杞已有孝假巳先覺諸大夫巳共知而杞子乃曰潛師而來也秦欲伐鄭鄭何不聞而蹇叔提出晉人禦師必於殽明見千里之外而秦伯則曰爾何知也　南陵北陵說得鑿鑿可

據一以感動秦伯使止三帥之行一則明告三帥使鄭不利或可歛兵而歸也秦師遂東在三師自是與會踴躍在蹇叔心目中已注殽尸

經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杜無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補正及者疏戎狄之辭按以大夫將告故書人）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按邾地當在濟寧州界）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今山西太谷縣東南有箕城）○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實氏隨薨疑傳所書月日杜以為長歷推校言經誤傳誤甚不然之轉此疑言誤不可謂非文元年書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此二日也從癸亥逆推正月朔月分大小非壬辰則癸巳乙巳距壬辰癸巳內十八九日則在十一月朔矣此以經證疑也）○隕霜不殺草李梅

實書災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落之門周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災變所謂恆燠出黃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過王城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車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久也居則具一日之積○芻米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

反射而下篇
[illegible]見帖身之

[illegible]段然叔

勢

秣○馬○矣○厲兵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

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牽謂牛羊豕生曰餼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

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

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得以為行資敝邑得閒暇若何杞○子○奔○齊○逄○孫○楊○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

滅、滑、而、還○

此為入滑傳事○厲兵秣馬以上○所謂鄭必知之也○奔宋以上○所謂遠主備之也○孟明曰以下○所謂必有悖心也一似

為蹇叔之[illegible]○字○字○在○殽○而以北門超乘起何也○曰亦寫蹇

叔也○[illegible]○師○如○[illegible]○蹇○叔○附○行○[illegible]○[illegible]○自○背○分○外○拚○頭○雖○伐○鄭○無

功○何○至○二○陵○暴骨乃恣睢自由無有天王何況盟主遂○貽○

此篇應蹇叔與師一段以

笑於孺子之王孫由其御侮老成之蹇叔　鄭知秦師由弦高告之是用明寫故視客辭客客弃字字著實卜偃知有秦師是用暗寫故卜偃何以知之並不說明然其暗寫處却用明說云有兩師云擊之大捷絕不作一含糊語蓋不如是不足以一諸大夫之心其明寫處却用暗說弦高犒師並不說其襲鄭梟武辭客並不指其內應使之自會不如是安能談笑而使之弃也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杜解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傳杜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與杜解也我也按見先軫此事事防

秦違蹇叔起

（備故謂得最其）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稱正滑晉之伺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

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所妻夫人襄公嫡母）請三帥。（孟明等）曰。彼

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

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猶卒也）而

三師尚未發於門被文贏兵從得之此皆子之發也

以蹇叔納汪云素服與墨縗麻衝師而哭與哭子哭師泣大抱其所敗傳文

免諸國墮（毀也許規反）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囚繫也）臣釁鼓（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于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拔衛雅皆止也言不止孟明之師也）且吾不以一眚（過也）掩大德

此釋經敗殽之義歸重蹇叔以深罪秦伯也故以蹇叔起以遂蹇叔結

秦伯有爭霸之心杞子戍鄭為規取東南之計俯楚申叔戍殽之謀也然東厄於晉動見掣肘至晉文已卒誚襄公在喪據中一軍取鄭東諸侯皆可長驅

蹇叔之謀所以不用也。孟明恃勇貪功之徒。過周超乘。見其無王。無故滅滑。見其不義。三年拜賜。見秦穆備怨殃民。皆由此章。懲恩此秦之所謂良臣。孟子之所謂民賊。苟非殽之敗。將觀兵問鼎。何獨楚旅哉。故文之霸在城濮。襄之繼霸在殽。

滑爲文王之後。齊桓時。同盟於幽。後鄭嘗入滑。蓋近鄭而附於晉者。秦滅之。而盟主不問。則霸業荒矣。故敗之是也。卽繼霸將事。亦是也。而吾爲先軫告者。以其處之[illegible]能盡善也。滑見弱之國。秦不得而入之。晉亦不得而檢[illegible]也。齊桓之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乃秦入之。晉有之。是滅滑者不在秦而在晉矣。惡足以服秦穆之心哉。夫伐秦

師公義也報祭施私恩也公義既伸則亦當憶其私恩禮三帥而歸之尋以文告如後呂相所謂憾社稷之隕而願赦罪於穆公者行諸實事夫何待文嬴之請也夫秦背獲惠公矣穆姬登臺履薪而惠公卒歸嬴之請夫亦有自也且先軫誤矣楚吾寇讎也秦吾昏姻也昏姻而及此吾之不幸也既敗秦師而猶視爲寇讎不至七十年兵連禍結而不止也吾視爲寇讎楚轉爲昏姻以謀我而晉卒爲楚弱謀及子孫者顧如是乎追不顧而唾自討而殉雖田補過更爲晉君失一良佐矣先軫曰數世之患吾於先軫亦云

殽之敗公穀云匹馬隻輪無反者而傳於前篇曰余收爾骨焉下取王官曰封殽尸而已必不以全軍覆没等

此爲敗狄傳以先軫爲主晉叙且居驗職事明寫晉偵狄狄之收獲巳昕以軫將中軍之功入狄死之狄其節又見甲胄無將中與明叙部鑄之歟能鈴父

語輕入簡編一則恐啓嗜殺一則不忍形容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評說〕文公死來使春秋若非伯主時復叛頻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科歷〕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襲

仲復伐邾會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因晉喪也一語爲兩傳主腦傳若曰魯猶狄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註解〕狄別種也

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晉邑按今山西河津縣東有冀亭見冀缺耨鋤也其妻饁野饋曰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遣敬也仁之則也

附齊語且

六臣可證

父戚父罪正

與父功照應

附云散字眼

人之法節字

用人之法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欲父冀芮欲弑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先軫恐不顧而唾強敵之怒誅除無君之漸已伏入狄死之以明國有常刑一若炯知後此六卿專政而㯺杜其幾也故殽之役先軫定議而屢世之覇基立箕之役先軫捐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聞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是哉　文襄之用郤缺有齊桓舍射鉤之風焉然鮑叔於管子信之平生而胥臣於郤缺得於俄頃較勝一籌矣當是時勳舊才望之臣衆矣而中軍之將獨使且居襲職非有薦剡出自心裁後生新進遂躐居于犯子餘之上而子餘且爲其佐是狐趙之公爾忘私正與高國同

先軫大功偉節凜凜生氣與欲弒晉侯者不啻天淵之隔而二子皆賢均爲簡用君無成心國無異議此其所以相繼而世霸也　狄之強甚矣中原無不受毒自邢衛黎之滅且助叔帶以伐天王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身與其難桓文不能加以一矢也今乘晉昔喪有秦師遂伐晉至箕箕晉地也而晉侯率師大敗之其後狄遂惴惴震讋此

一役也紹桓文之業而有功於天下者大也傳故力表先軫郤缺之功以發明聖經節取是戰之義書人不以親將告也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遂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僖公魯之賢君而功過相半其善之大者莫如脩閟宮興學校整軍伍脩馬政重農務本而輔霸主次之不善之大者莫如僭郊禘乞師荊楚藉之以伐齊宋而殘虐小國基三家之禍次之乃不善者經悉書於策而善不之載是但紀先君之過而盡沒先君之善豈聖人之義法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繼雅頌而起者也聖人則詩存

魯頌僖公諸善政無不纖悉畢載有其過之無不及也故諸事皆不必書即僖郊禘亦未嘗書始郊始禘也其書者因事變而紀之耳然則先君之過未嘗不諱而先君之善夫豈忍沒之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襄公繼霸敗秦敗狄復伐許以威楚許自是不貳晉文可謂有子矣書人君不親將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杜解〕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鄶城古鄶國按今河南密縣東北○鄶古外反

注家作此
咎晉處父

敗以楚師求國。令尹乘勝至鄭。不難唾手得也。乃僅得一城乾上。可爲千古炯鑒。以說不忍伐宋國之子蘭相去嘗懷殺爲而蘭亦因。於此見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水名音雉）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陳楚使渡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爲師老入）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譖之）

夾泜而軍。彼此各不敢渡。師老財匱。皆非所利。處父實畏

楚師。故與之相要而楚不敢竟渡。竊以待者示以欲薄之形。使其必出於紓我。一縱一卻。楚師竟退。卽便坐以遣之名。此與。頭之計。合入。臧惡。終假。所不爲也。僖蔡之役經何以不書。晉既無功。楚未得志。未嘗來告。晉史不得而詐也。

葬僖公緩
[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个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
月[illegible]葬之公于閏乙傳乃葬故月[illegible]
作主。非禮也。
刵系父日宗以檀什毛[illegible]何此傳文三年二乃作
義卞哭而晰一而作于近祔之剛收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
公之
主無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
人不知怍什十忞祭者後而
㠯至明年州乜殯尚尚判讀
祀於主
附汝父母尤喪哭無時說虞乃卒哭謂卒
哭析作朝夕之哭而已祔云免尹故曰卒
無時
也之
烝嘗禘于廟
炵云淤俟方月而葬葬後鮑虞閒月一虞七虞
之後明日爲卒哭之卒哭之明月以主附廟
於吉
後力
冬爭门忿秋祭同竹二年必又大禘乃皆則
古卄佞淺祥廟之然寸退乇肖姈主子除喪之
禮通
遷主

於新廟而行烝嘗禘於廟爾其所謂廟乃喪畢遷主之新廟也據此遂魯史相傳之例其實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三年喪畢之祭也且禘於太祖之廟非禘於新廟也左氏以爲有吉禘莊公之文據魯禘言之耳

杜預欲伸其天子無三年喪之說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衛。此與王制喪三年不祭。小記喪者不祭、曾子問、爾言緦不祭。論語三年不爲禮樂。無不相戾。其謬夫人知之矣。其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而木主特用喪禮祭於寢。此木服虞鄭康成之說先儒多從之讀禮通考言之甚詳。然終不、不如萬氏之以經證經也。大意謂祔廟後如遷主於寢傳言言。特祭於寢可矣。何以言主主已祔廟。言主則在廟中。可知也。且反寢爲禮之大節。士虞記自虞至禫無不備述。而獨無遷寢之文。又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亦以既祔以後練日以遠周之道不如殷之將也若主仍反寢則孔子何必善殷又肯于周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云已葬虞祔之後也禰祔廟也主祔乎祔即將來之禰廟故云告於禰若主猶在寢當云告於寢耳安得言禰乎朱子從鄭說謂主反於寢猶日上食以服孝思夫上食不徹几筵乃殯宮朝夕之奠反哭之後不奠夫既不奠矣主猶在寢得毋褻乎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傳曰周人以諱事神若反寢而朝夕上食仍以人道事之非以神道矣孔氏謂卒哭則不復饋食是也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藏主也何休謂期年練祭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桑也蓋惟虞主在廟故埋之於廟中之兩階練主亦在廟故祭畢而藏於廟之西壁皆廟中也非寢也故未葬有反哭於寢之禮祔廟無反主於寢之事此皆以經釋經也然謂皆祔練時即遷廟亦未盡合

陳氏曰祔者附也言祔祭於祖也士虞記曰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明日以其班祔又有兩告之文是祔主時祖主未遷之明證也則廟猶祖廟而非新死者之廟新主既不可與祖並居又不可旁列以失其尊當別爲一室以奉祔主期年易以練主皆在廟中若後世之同堂異室者其自故虞而遷于新廟則既禫之後也遷廟必於既禫之後者祔祭之後有大小祥禫三祭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

冠服雖趨於吉而未純乎吉禫後則純乎吉也故賈逵服虔范甯呂與叔謂三年喪畢而後遷廟也是杜云三年遷廟皆同於吉其說之可從者也

讀左補義卷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脊翁

男　球　埴　校

文公（孔疏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經 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繼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王卿士者）○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衛邑在今直隸開州北有古戚城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商臣立。頵於倫反。成王弒子穆王）

叔得祀於魯 若者以子父 服也叔已約 異見其日矣

○公孫敖如齊

傳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杜註魯大夫慶父子）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文伯）也食子。難（惠叔）也收子。（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難乃多反）穀也豐下。（面方）必有後於魯國。（爲式年穀存皆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期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

一歲三百六十日。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爲朔虛。以氣盈朔虛之

餘日積而成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閏月有節氣無中氣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然則躔斗所指兩辰之間即以爲閏月不必定歸於十有二月也春秋時歷法尚疏不論中氣有無但積其餘日至二年强半之後撮歸之於歲終十有二月置閏故凡經傳之文言閏不言月者言閏則歲之終可知也今置閏在三月或者在兩辰之閒乎然非當時歷法故史以爲非禮

夏四月丁巳邾儀公卒杜解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邾儀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經書衛人伐晉可知諸侯討伐聖王之[illegible]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毛伯衛毛伯字[illegible]命命以策也是追命之此年錫桓公元年附賜則公

諸侯繼世必命之天子喪畢以士服見天子錫命之說見圭世以見之也叔孫得臣如周拜命

在喪非錫命之時。未卽無錫命之禮。然則公將奈何進得

臣往拜辭。服闋。以士服見受命而歸。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衛大夫侵鄭。

伐緜訾。及匡。按今河南扶溝縣西有匡城晉襄公既祥。孔蔵禮期而小祥使告於

諸侯而伐衛。按傳見書晉侯從告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衛不朝故伐

今不朝王是我從將王衛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

在温故勸之子餘反

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昭子。衛大夫食邑於戚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見伐求和不載大甚故使將伐宋已力以此晉孫辭之謂我為衛謝

衛孔達帥師伐晉。

請何任才叙 周

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按古者事機未明則往謀於人若今日時勢惟權力相尙何待於謀但言備成遠謀之不必而陳共畫策之不臧可見

天下諸侯無朝王者晉一行之。欲以此服諸侯。嘗來告而經削之。何也。傳曰齊侯辭則三年之喪未終非介圭入覲之時。東萊又以伐衞而行朝王非其本意。然此猶非聖人所深求也。傳曰朝王於溫。溫者晉之賜邑。在南陽之內。去王都百里。杜註云時王在溫。王何以在溫。蓋晉侯新立。王欲結歡於晉。聞其至南陽而欲親勞之。故臨其賜邑也。襄王乃父之故實。不朝王於京師而朝於溫。不得爲朝王矣。君子以爲古。蓋發明聖人交罪晉衞之義。周初盛時。諸侯行朝禮於天子。晉衞皆侯爵。無相朝者。今則盟主是崇矣。

問云楚成有七失宗社大計欲付之不慮人生一不忠言失二使嬖死其言失三又欲廢失四門計舉之忍人五使求於國闘失大潘崇弒商問失七

諭將不朝。伐其興國、非取禍之道乎。若則讒晉襲金、懸古道而刻以求人。一則讒衛成不識時宜而遽欲反古也。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江羋，成王妹，嫁於江。）而勿敬也。從之。江羋怒曰：呼！（發聲也。好賀反。）役夫！（賤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謂弒君。）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注云涅背節寫凶人形悖逆事盤情俱出

天異注非

太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

宮本從子玉甚。取北宮甲。

衷。蹯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諡鉞而加惡諡

音。須

疏云禮葬乃加諡。根諸以為自縊而死。其目未合。尸冷乃瞑。

乃瞑。非由諡之善惡也。亂而不損。日[illegible]安民立政曰成。穆王

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財孔殘以所居之[illegible]。內使為大師。且

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忍人二字。一篇主腦。描寫忍人刻酷。子上為令尹。商臣雖忍猶不敢動於惡。因先譖殺之。殺子上之故於此、補出。後、此、滅江之故於此伏根。商臣弒父自立。而史官直以名告諸侯。想見當時史筆之直。塗溪以為史官得之傳聞而書。非也。晉人書國。豈必無傳聞寬惡如齊崔杼殺二太史卒以名告不可謂楚無良史也。且商臣以宮甲圍

列國聘問往來不以兵革殘民故史以爲禮而他無論焉蓋世之事也

父。衆目皆見。何嘗知。諱。君子圍之獄。麇竟以疾卒赴矣。

穆伯（公孫敖）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猶復也）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稱造傳言凡君亦指當時之事耳非謂周制則然以左氏合周禮邦交乃康成之失謂傳例爲周公之法則杜氏之謬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何聘問之有）

殽之役。（[illegible]殽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大雅）曰。大風有隧。（蹊隧）貪人敗類。（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貪亂之君不好典誥之詩則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良。覆（反也）俾（使也）我悖。（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是。貪。[illegible]

外可作卷注一節讀

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為明年秦晉戰

彭衙傳

嚮師而哭。敘其言曰孤之過。孤之罪。以見其受過之勇。此則曰是貪故。又曰孤實貪。直自抉其受病之根。已有悔過之意。而卒不能自克。致有彭衙之師。則孟明之不能將順其美。而兵敗思報也。

經 丙申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范寗曰彭衙秦地今陝西白水縣東北(解)書人者大夫將也若赴告稱師而不及主兵者則莫辨其為君為大夫故第稱師也 ○丁丑作僖公主(社)(解)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地者盟晉都因朝而盟始此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鄭地今河南滎澤縣東北(日)趙內大夫專盟自敖始外大夫列

此篇驟觀之似以秦師爲主乃孟明所傳歸敗爲功之用不知此彭戰非秦也

諸侯會自土穀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疏云僖閔之庶兄繼閔而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毛傳大事吉禘逆三年喪畢則致新死之主於太廟合羣主而祭之太謂之祫其又名禘者以禘視昭穆故也但禘須禪後一月在二十七月之後今傳喪至此祇二十二月而遲行大事非禮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日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也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illegible]解代御[illegible][illegible]趙衰不以元勳自居甘處其下此見趙衰一意爲國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為右。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嘲之戰。於。殽。

懲之號儆悟深切宜慨而將從戮兵息民又爲彭衙之相孤則近之也故首二句已歸咎孟明

以瞫死而戰勝正與孟明

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呼火故反瞫音審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疏云鄭氏謂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杜不從附注周志今見逸周書大匡解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按七字可平千古不自量之衆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屬己兵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按玩既陳二字則秦已列陳故謂晉師以詐捲取者謬矣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小雅曰。君子如怒。

敗而偷生反旅[illegible]所引孟明猶[illegible]錄也[illegible]脩取厚[illegible]在於戰[illegible]子潤不與[illegible]志在於守見晉自有人料其前銳再衰早立身於不收也首尾融貫一氣

亂庶遄沮。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又大雅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大雅曰。毋念念也爾祖。聿脩厥德。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此敘彭衙事首段是敗秦師中段敗秦師之由末段保勝之策傳固深罪秦穆也。於拜賜之師下。忽插入戰於殽追敘因呼一段。固見晉襄之忍。然死者暴骨於二陵。生者手刃於狼嘽。穆之棄民。其罪難逭。至此又敗。其死亡猶之殽也。合千萬生靈之命。僅以供一拜賜。舊鬼爛寃。新鬼哭。何

秦民之不幸乎末述趙成子善保其民正是反形殘民之秦。穆。胡傳以晉不告天子及方伯故書及以罪晉。恐無此義法。及猶與也。非晉及則貶晉秦及則貶秦也。狠曋一死而晉師大捷。可謂死而有功。假如縛之來縱之去。去而復來。敗而又去。使敵國槩然曰此拜賜之師。直愧死矣。寫狠曋之善怒。正形秦師之無恥。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稱貶討公卽位不朝）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杜解〕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按晉以非禮盟公魯人恥之故不書公以損其恥〔發微〕不書公不與）（處父敵公也○厭下涉反）適晉不書諱之也（按公出不書反不致恥之故諱之也）

方塑溪曰屈完之盟諸侯以為功則書其氏處父之盟魯
人以為恥則削其氏以此知為舊史之文不可以義求之
也。或云若書晉人不足以顯大夫之專必去族乃見處父
之惡。不知傳云晉人使陽處父盟公則君主之也獨罪處
父乎。晉人不顧公之喪而脅之使朝。公初於戚釋服以
往。又以處父盟公辱之。宜魯人深以為恥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杜解〕為子士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書士縠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補述〕士縠非卿見成
二年受一命之服技堪其事者杜謂出盟諸侯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非聖人以為堪其事也受陳侯為衛
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

公未歸而內大夫出會是大夫無諸侯也以大夫主盟諸

一𥹷字蝕明 許字上盡弗 段近原 六由中 門識為牌對 非發明其不 斷不明所爲 逆也 非禮之禮父 終極性情何 兄弟猶子之 聽隱合一綴 字 父指閔子可指 僖背僖不可 先子閔 上祖祖字指 閔言閔不可 歸于僖

侯。是霸主無諸侯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經〕〔疏〕傳應在下今居閏上故日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也窋知律反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頌僖公詩也忒差也皇皇后帝天也后稷配天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

閔爲禰僖爲
父殺然不躋
而爲躋居所
家故以天祖
姑姊人所尊
既有喻之
文仲六罪藏
子爲先能用
實則逆祀不
作虛政無關
深人所以深
罪之也

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傳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接此、破其先大後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謂以禁絕未遂而廢之。補正家語作置六關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稅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

魯秉禮之國。忽爲逆祀。父子祖孫之大倫澌滅矣。傳引禹湯、文、武。引、頌、引、詩。三、引、君、子。層層批駁。而結以仲尼之斷。皆、發、明、經、文、躋、字、之、義、也。然躋僖之祀。有縱之使躋者。孰縱之。文、仲、縱、之、也。斯時執政者爲公子遂。爲季孫行父。主其事者爲夏父弗忌。而獨罪文仲何也。文仲爲立言不朽

之君子篇中引證典故夫豈肆業而忘之而竟爲小人所惑則餘子何誅焉通篇未嘗提出文仲至夫子斥爲縱逆祀髭字字刺著文仲且將文仲一生罪案托出半截下使竊位者無可容身弗忌意在迎合時君而文仲以爲新鬼果大而舊鬼果小也故與居蔡祀爰居同一可鄙若賴仲亦弗忌之心宜不至此故夫子不以爲不仁而譏其不知也

賈公彥曰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上爲昭以閔爲穆故云逆祀

高抑崇曰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

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徐氏讀禮通考云公羊謂先禰而後祖穀梁謂先親而後祖是明指閔公爲祖僖公爲父矣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義亦然而杜預范甯孔穎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楊士勛得之而亦未盡惟賈公彥冢人掌公墓之疏最得三傳之意蓋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支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兄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

可以諸父兄弟爲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即子也即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禰於祖上矣若如杜范諸子之解與三傳祖禰之義不相刺謬哉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說本孔疏然考之春秋則兄弟自異昭穆隱桓兄弟也如兄弟同爲一廟丹楹刻桷何獨桓宮則桓雖弑而居隱於禰也閔僖不分祖禰則僖何以爲閔服三年之喪是僖雖兄而自安於子也說者泥有事太廟一語遂謂閔僖同班不過合食時升僖主於閔主之上耳是昭穆原未嘗紊則國語載魯有司何爲責弗忌以非昭穆也蓋大事太廟之後傳主歸祖閔主歸禰紊君臣之分亂父子之經其悖逆莫大於此故曰逆祀也或又慮

兄弟而降爲子則諸弟諸孫當並降而廟中子姓之前後亂矣。曰所降者止繼統者耳傳爲閔嗣文爲僖子文之諸弟諸子仍以其班爲次而不得覬繼統者爲升降其族人不以其戚戚君也然則夫子何以正名責衛乎曰此與衛輒之一本相承者不同輒雖爲君不得加於其父蒯瞶爲輒父自當繼體爲君輒禰其祖是棄其父也僖雖爲兄不得加於其君閔爲僖君卽可以爲僖父僖躋其君是滅其父也或又以爲兄弟異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爲四世衛之懿戴文公爲三世而齊頃不得祭祖衛成不祭曾祖矣曰此本徐邈兄弟六人爲君之說而劉公是駁之者也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

也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如非六人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哉王者上承天命諸侯上承天子與士大夫不同心無窮而義有所止崑山通考本之儒先其說爲甚允也

或有謂湞父未立而桓王嗣若桓王之崩仍居孫之昭則湞父未嘗爲君似未可入廟若居穆廟則禰其祖矣又何誅乎衛出公此議禮者一大公案按太甲爲湯孫而伊尹曰祗見厥祖又曰明言烈祖之德何嘗以湯爲考而率於禰廟也蓋當時桓王宜奉湞父於禰廟春秋毋以子貴之

說即從此起不然以祖為禰是無祖無父也而虛其禰廟亦有祖無父也雖桓王繼世為君不同開剏然濮父儼然平王太子宜有天下固非宋濮王明典獻本為支子不得妄承大統者比也以濮父入禰廟豈非天理人情之至哉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彭衙秦地觀前年秦師伐晉晉侯邀於彭衙列陳與戰大敗之今年晉伐秦至彭衙設使秦師邀擊何至二邑見取而堅壁不出恣其逞欲而去明年秦取王官及郊晉師亦不出蓋秦伯有以感其心也不以克捷制勝為能此即悔心之萌轉暴為仁之徵而晉之霸緒不已可知矣故傳節

取之。又云史官尋秦伯而書人。不知自宣以前。大夫將皆稱人也。傳失之

娶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杜留謂聞既納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卽位也於內是遣卿由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

據萬氏考訂信覽實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此已二十二月矣。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又曰踰月則其善也。此左氏以爲禮之說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此公羊譏同喪娶之說也。黃若晦曰若納幣在十二月以前爲喪娶。十二月則否。今經繫於冬時之下。不

明其爲何月知聖人之所惡不在於喪娶矣何以書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族遠嫌也又納幣速而逆婦在四年之夏納幣以卿而逆婦則以微者由敝嬴內嬖襄仲同惡必有邪說以蠱其君心故於出姜獨薄傳言娶元妃奉粢盛爲禮之始正明後此之非禮也

經 丁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按列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沈國今河南汝陽縣東南。沈音審）。夏五月王子虎卒（〔程解〕不書爵者天王悊也秋解王卿不卒惟王子虎劉卷書）。秦人伐晉（按晉人恥不出以大夫告之）。秋楚人圍江（〔程義〕自城濮後楚不敢侵伐晉襄不能討楚人弑逆故楚輕中國而圖江以試）。雨螽于宋（自上而墮有似於雨來告故書）。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按此書公如晉之始）。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林解〕晉大

夫書帥師於是始〔叙考〕
書救江見伐非討賊

傳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注〕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通說〕商臣弑父晉不討滔天之罪舍其大而譏其細何益于成敗

晉滅楚與國之沈而明年楚即滅晉與國之江晉不能有沈而江爲楚有襄之僨也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衛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補注〕傳言同盟指當時諸侯會盟而言王子虎踐土翟泉實盟諸侯及楚弔用諸侯同盟例〔杜注〕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鄭夾漈曰襄王有叔帶之難賴諸侯尊王室文公之勞也

覇者撫綏諸侯中外輯睦拜唁往來亦哀世之禮也

焉出氣敗

周云收骨之言始酬快也何如瀟也何如用孟明也焚發有力

秦伯假脫手辭旋作鋪張棄之也非棄其功聖其自以為功而止戒然冲之於殽泳大子桑便復厚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按王官晉地今山西聞喜縣東南有古王官城郊當爲臨晉平陽閒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按茅津今在山西平陸縣南封壘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供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秦穆知已非晉敵孟明非先且居敵欲息肩久矣因以往及彭衙乎晉不與校也濟河焚舟脅晉以必死之心取王

官及郊適符前尋示晉以易從之勢晉兵不出奏凱西旋連年伐晉之舉遂於此結局傳云遂霸西戎據其後日且以見其無心東略也于是從前御師之哭破涕為榮炫耀張皇若已敗晉師者然蓋深有感於蹇叔之言而有釋兵保民之心焉其歸功孟明并歸功子桑者乃穆公告國人及誇西戎霸國耳全神則在求賢保國不在仡仡之勇夫也自此晉侯伐秦而不集不報斯眞能改過矣贊錄秦誓大其改過也傳體聖人厭兵之義而贊歎逞泆亦以其能改也全謝山曰宜從史記秦誓作於封殽尸之後聖人取之正以其閉關息民不與晉較也

秋

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公羊云、何以書○記異也○正與左合○杜註隊而死○不爲災也○故不書宋災○穀梁曰、茅茨盡矣○徐邈曰、禾稼盡矣○又食屋之茅茨○甚之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陳傳併入下文書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杜解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疏云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辛叔逖以叔爲氏猶衛之公叔氏也王叔陳生是其後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而還○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先儒謂救江遣大夫○明年伐秦則君親將○比事以觀○貴褻于救怨而輕于救患○褻不能辭也○若胡傳罪褻不能合諸侯以救江○不知江偪于楚○非鄭宋之比○安、能、曠、日、待、諸、侯、之、集、又云、秦甲出武關○時秦方與晉爲敵○其、能、遠、出、邪、

一蝸字伏偽 三絜字

孫氏責其不急救江而先伐楚不知伐楚正救江也不然子朱安能解圍江之師耶趙氏謂江滅于明年秋則江之圍期歲矣不知楚之伐江正如泰山壓卵江能守之一歲耶吳氏謂揚言伐楚救江而無其實經書伐楚以救江知其有救江之實矣非楚之滅責齊桓不能救而要能致討攻其方城于朱旋師自救知江圍之已解也安得謂無功于江耶至明年楚復滅江而晉不能救斯則其罪安得以明年之不救謂今年之非救耶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杜解改二年處父之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

只以賦詩結樂字

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謙讓君臣

降階再拜君辭之乃升成拜公謙降階、、。詩大雅戰
將拜而晉侯亦降階辭公乃俱升成拜公賦嘉樂取其顯顯
合德

前及處父盟。諱不書公。而此如晉及晉侯盟。復至之者。見晉襄之能改過也。傳述其賓主辭讓。彼此賦詩。懲其無禮。卒歸于禮。以發明乎晉侯之義。

經 戊戌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姑也。姑同稱姑。故稱夫人。葬稱小君。仍傳人分解薨稱夫人。

史之文而不革。可解先儒貶爵稱人之說。

傳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衛杜註年

孔達以說晉衛傳夏衛侯如晉拜謝孔達
將元年伐晉傳
傳亦嘉晉襄之能改過也不告故不書垂隴之盟。魯衛受
成魯既改盟衛亦釋憾孔達既歸衛侯拜嘉與魯之賦詩
燕好相照。

曹伯如晉會正 杜注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率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周官宰夫職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註云正
定也會正者一歲定額以為貢賦自齊桓官受方物使自
貢于天子晉文繼霸則斂于列國而代之貢故諸侯于歲
終皆朝晉會正與曹者見小國皆然曹獨於春有他故也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杜注譏諸侯疏則使卿逆 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也信於魯也 妃本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曰貴

評云此當是因後衛前來祇起預什評論者不同

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爲賂是貴聘也）君小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人（不以夫逆）是身棄信而壞其主（內主也壞者怪）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廢之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

春秋逆夫人惟此年最略胡傳謂譏同于喪昏則宜公之昏更速何以書之特詳公羊以不稱夫人爲娶大夫女何以魯公之女亦適大夫而昔於穀梁以書婦姜似成婦而歸謂公成禮于齊故諱公然宣公成公亦稱婦姜未嘗成禮于齊罪莫大于娶仇人之女莊公親逆哀姜未嘗諱公也如果公自逆而成禮于齊較之莊公抑有間矣而獨諱公乎細按之當以左氏爲正蓋不以卿逆自卑其配故不書夫人也何以不書逆女書逆女則當書婦姜至矣不

親迎于館不告廟不可以書至也故于其始逆之時即據其至之稱曰逆婦姜于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而言如杞伯姬來求婦之類非既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婦文宣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故皆云婦姜也文公凡事聽于襄仲而仲與嬴氏比時宣公長矣故卑其小君而欲廢之其于君之娶事使之不敬信于啟仲之志也殺惡及視兆於此矣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報王官役在前年邧新城秦邑也今陝西澄城縣東北有古新城邧亦當在澄城境○邧音元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總有數今秦伯過之疏云漸國之亡舊三日哭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

贊秦穆反照晉襄亦借賓形主法

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桂詩義言上帝監觀夏商二國政既失道又究度於四方之國以求民莫引詩正重秦伯之能究度耳）

晉伐秦楚滅江一時事也經書滅江于伐秦之前見晉襄坐視江滅不爲救患之師而爲報怨之師也傳移滅江于伐秦之後而備記秦伯降服出次是秦不邀擊晉師且有哀矜同盟之心一若晉不伐秦秦或救之也者一若晉不能救而復致秦不能救也者皆發經深罪晉侯之義晉侯盟主也當知孰孰則僭王孰則弒其君父毒中原孰慘備怨救患孰急晉襄正坐不能究度耳傳以究度與秦伯蓋患所當矜怨不必報民莫宜求禍患可懼一一稱量得之與

只歌二詩分晰而于大體自見

朝正天子獻功於王久不見此禮到得之[illegible]成周[illegible]不難復興

晉之會當務而樂禍尋仇者大相徑庭且以見寢兵保國天之所予而窮兵殘民將爲天棄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析〕歷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爲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言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故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補正〕嚮明而治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猶當也王所愾恨[illegible]苦[illegible]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鼓音慮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榮故自稱陪臣君辱貺賜也之其敢干犯也大禮以自取戾罪也

晉自僖公僭郊禘用天子禮樂文公之世習爲固然甯子

來聘○大樂以貺嘉賓而一經評隲○天經地義截然○云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一切郊禘大路皆喝破○賦詩時○不辭不荅○一似樂工對客肄業○全不爲已設者然○及行人之私○然後說出不辭不荅之故○湛露彤弓分寫○意在主不當用○而詞則客不敢當○可謂嚴而婉○

冬。成風薨○爲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經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杜解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含戶暗反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若音○秋楚人滅六國名按今江南六安州北○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昭公錫我立

傳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按史謂二事皆

节皐陶歎六
蓼而德熾已
小皆中原語
國
評云二十字
紙義行奇警
一篇

王朝之珠禮也然旌于成周王失其
矣疏云稱王稱天王稱天子一也
初鄀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定六年傳楚令尹子西遷郢于鄀則鄀終併於楚矣是時
秦不滅之者亦以鄀鄰于楚不能越國而鄙也
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子家帥師滅六冬楚公
子燮滅蓼國名按今在河南固始縣東北音了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皐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
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附注疏云庭堅皐陶字馬承爲
日若庭堅卽皐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焦氏易林謂庭堅爲
皐陶之子孫也有據補注傳于文五年錄臧文仲語成七年
錄季文子語昭十六年錄叔孫昭子語皆見中國無伯識者
之憂

六蓼偪近荆楚至今尚存一則其君猶能立國一則桓文

前云剛則待人須兼以日治疎而振觸深道德總不過也

繼霸楚不敢肆。逞楚人滅江。蔑不能救。商臣竊破。自秋及冬。連滅二國。文仲素稱二國無賢君而晉亦無霸志也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杜逆旅大夫）從之。（甯晉邑今河南獲嘉縣西北）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商書附述漸書作潛言深沈而潛退當剛克也夫子書）之。其不沒乎。（陽子性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林屬草木有華而不結實）犯而聚怨。（剛則犯人）不可以定身。（按不能使身安而集危）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一以剛之正直。猶恐聚怨。處父陽竊剛之名。而無其實。則以剛濟慾。焉得免乎也。安得不敗　先從處父見殺趙盾

號之之故叙明於此故殺處父傳將無援二字一點自足

晉趙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欒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皆卒。（為六年蒐於夷傳）

霍伯為先且居。註不詳其本末。意晉文之世。以霍賜先軫乎。且居將中軍五年。不失為合。子犯其子先克則幾矣。云皆卒。見老成彫謝。朝局一更。遂廢二軍。權歸趙氏。晉自此多事矣

經 庚子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季孫行父季友孫）。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明年子靈公夷皋立）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盾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爲出聞而聚
經稱殺處父
俠术
扶[illegible]處父隔
憂
周云所定法
而狀之虛父
取相長毀笑
郗應父所爲
非竹下從之
[illegible]
[illegible]吉外見
時始併代孫
未議賢以上
治事皆射始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杜氏謂曰猶朝于廟幸其禮不盡廢也○告音梏

傳 六年春晉蒐于夷（杜解 晉地）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衰子）佐之（代趙衰也）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晉地族今山西聞喜縣東北有董澤）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宣趙盾謚）制事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辟（猶理也）獄刑（疏云上句爲將來之法此句斷當時之罪）董（督也）逋逃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音烏）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次）續常職（脩廢也）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

呂東萊曰晉之中軍帥秉國政如後世兼將相者初襄公欲使士縠將中軍謀既定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乃使狐射姑及處父至又以趙盾襄公全無所主頃刻閒三次改易大權何有馴致六卿分晉公室之衰兆於此矣射姑爲偃之子其襲職中軍援且居襲軫之例觀辰嬴嬖于二君之語則掄材大任必至誤國陽子處太傅之位諸于公而爲之可也然以盾爲能比黨於趙氏之故則不足以服射姑之心矣制事典以下長言盾才大抵嚴刻之意多平恕之風少祇以威刑同官何嘗恤及民聽授之陽子私其黨也又授太師賈佗文公以長事佗素有賢名使法行而人服也夏日之日於此見之

郤缺才德並優當時無出其右以缺易買季則人心服而晉國族箕鄭士穀先都輩皆有用之才可以不殺受顧命輔幼君雍可以不迎秦可以中好且以禮樂爲訓道嚴不至於不君而桃園可以無弑也則晉國皆受其賜陽子之德不式歌世世哉夫趙衰之舉郤縠晉文之拔先軫何嘗以軍列拘也乃以私意舉盾濫權怙勢遂基分晉之局是晉之亡盾爲之也盾之亡晉陽子爲之也吾謂一死不足以蔽其辜也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杜注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

處父聘衛衛睦于晉但結衛好可矣何必陳蓋行父與陳

此篇說者多未分明按人對三良法對有葬殉葬已不可為比況[illegible]所尊人詩人民所依類[illegible]之是珍[illegible]也殄民是於問也首段大寡已盜二[illegible]王有一大[illegible]然不安何設以圖得此承

穆好謀娶于陳故也。

秦伯任好（〔杜〕[illegible]穆公名）卒（〔補〕詰傳見秦卒葬猶未見於經）。以子車（秦大夫氏也）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以人從葬為殉〔補〕解秦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焉。車音居。行音杭。鍼其廉反。殉似俊反）。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附〕注樹立其風化學教）。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文曰貢獻無極）。引（道也）之表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

居政起論生　刑末論死後

委任也之常秩。官司常職道之以禮則。按導民以禮法使毋失其土宜。按王制五方之民各有性齊其政不易其宜言不失其風土之所宜也衆隸賴之。隸謂隸于土而爲民者而後卽命。馮氏曰猶言卽世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盟主

以者。穆公以之也。蓋遺命使殉。康公從其亂命耳。詩及左氏史記專罪秦穆。風俗通謂任好因是謚曰繆。非末減康公。以康之罪不待言也。孫明復罪康而恕穆。謬矣。又應氏蘇氏責三良輕於一死。詩黃鳥云臨其穴惴惴其慄。三良本不肯死。而穆命於前。康迫于後。惴惴恐懼。真如生納壙中者然。夫三良非懼死。懼死不得其所也。秦穆有賢名而

臨殁乃爲此桀紂不爲之事故傳從王者治法身後惠一冊說而秦穆之罪莫可恕　秦穆在位三十九年有罪四爲貪賂而告重耳索賂而執惠公使晉臣弑逆逆見晉民所惱塗抛一也懷嬴妻重耳迫之以不得不從遂使文公亂天屬之大倫二也誤入殽之武東道主人之說二陵暴骨三也死以三良爲殉四也趙東山以秦穆爲中國之罪人是也而棄瑕取瑜則有大功二焉大義二焉納文公使中原有繼霸之主與戰城濮楚師大創大功也師於河上將納王會于踐土與朝王大義也

秋季文子（行父）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其人（從者）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以襄仲之兇恣肆以文子

又三思使此求急立當故處處周到

此姑爲令狐之戰蓄勢見[illegible]川袒筆見[illegible]共大肯[illegible]立雍[illegible]決斷已[illegible]哭[illegible]發[illegible]尋異議盾又將雍樂之冊與權求夾實兩兩比較明確之宜立示指爻蘇絕人留餘地無所措插口吻如雅

得難卒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補正謂進年秦狄之所楚伐與國。趙孟盾也宣解趙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補注抒緩也成弋作紓抒讀爲以賈季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辰嬴懷嬴嬖於二君。文公懷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位也在九人。其子何震威也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已上疏入講以偪爲闕名地明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

冰平

時妻故復讖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伯士會隨季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晉地在今河南濟源縣西有郫亭與山西垣曲縣接界。郫婢支反

古之賢君宰輔得人託孤寄命委裘而天下治盾棄先君顧命而舍嫡立庶求君遠國固孔父荀息之所羞稱也自此殺樂拒雍挑釁强國走士會先蔑後日開君臣之隙種禍胎皆伏於此首段盾意已定迫射姑遺使立其所私盾殺諸卿亦見立雍其本意也射姑之言齊子羞之然得此一難將從前文公傳未盡之事敘出皆以後事補前事也　晉文闕門多賢嬖齊姜杜祁尤人所難不比齊桓之

如夫人者六人也儲位早定雖以文嬴之寵不爲少動可謂知本矣而不置公子樂于秦者以秦之强挾其自出保無如宋莊之於突乎其預杜禍機事事與齊桓相反使能如齊桓之壽考則秦楚無由乘釁趙盾無由擅權而江滑六蓼諸國至今存可也天不永年惜哉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註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狐氏之族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襄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當君薨殯於家宰之日而射姑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鞫居而於發縱指使之元兇縱之使逃又送其帑於所奔之國將使亂臣

臾之蒐黜出
射根

賊子援意於入事敗而已無與焉此大亂之道也處父剛而好犯盾求得志倚之以爲將亡羸援權旣入手除之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物居而其事已畢傳下無援二字已灼見盾之隱要矣使官者盾之所以告諸侯謂以國法討之而史以國殺書之也賈季將中軍處父一言而易盾將中軍保無有指執政之過而不利于盾者故於賈季殺處父以使官告爲後來者鑒使無敢發吾私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程鬆續鞫居按非罪不告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襄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云帑者細弱之號臾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

[illegible]惡怨陷出忠又以寵防忠未以勇知始忠述其言之係於我由然之忠出趙盾固知之深矣又怨河曲之敗不用駢謀

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汝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遷怨賊云讎有惠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孫報有怨於彼不可肆復人之子孫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味解宣子使我送帑是寵任我止身可因其寵任以竊私怨於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衛也之送致諸竟

或謂盾知與駢怨於賈季有意使之令殺其帑因而殺臾駢非也夫不正其罪於在國之日而誅其帑於出奔之時盾必不爲然亦足以見盾之疎矣只駢不失爲忠一則曰夫子之寵再則曰事夫子又以見駢不負盾後此盾實負駢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補聖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孔疏云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傳曰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歲首為之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二禮各有三名同日為之按公穀以為閏月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非也程積齋曰玉藻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明堂之制左右前後具四時各分為三以具十二月閏既無定月自然闔左扉而居其所閏之歲非謂獨於是月不視民事也天子以閏月頒之諸侯諸侯安得不以閏月告之廟廟哉趙氏曰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至廟拜朝而已按二傳皆以閏月不告朔為是而左氏獨以為非可見左氏合於聖人